

# 台灣加入WHO的新策略總評

●涂醒哲／台灣紅絲帶基金會董事長、國策顧問

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主要問題是政治與衛生的糾葛，如何衝破此糾葛，不要以為政治幫助衛生就不對，衛生幫助政治就不對，才能開創新局。因為「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管理眾人之事就是「政治」，那政治怎能棄健康這種眾人之事而不管呢？因此今天由國際法大師陳隆志博士來召開此「台灣加入WHO的新策略」可說是非常正確，非常有意義的一次研討會。

首先，我們應了解政治及衛生均是在增加人類的幸福，因此兩者互相協助是必然而應該的，因為二者互動互助可以增加人類的幸福及健康。相反地，若政治不協助衛生，甚至阻撓衛生，這是不對的、不應該的、不符合人性的。任何人、任何國家、任何團體包括WHO若有意無意地，間接直接地協助政治來迫害衛生，都應受到最大的譴責。

因此，政治介入衛生是正確的，只要它能增進人類的健康。而政治介入衛生是不對的，如果它會損害人類的健康。台灣十年來辛苦加入WHO而不得，就應用這種觀點來解讀才對。國內有人，包括一些政客及衛生界人士，很怕扯上政治，好像一旦被中國說台灣加入WHO是為了政治目的就自己害怕、就裹足不前、就自我設限、就原地踏步，當然會一事無成。有人很怕用「台灣」作進入WHO的國名，有

人很怕用會員，寧可用觀察員進入WHO，這些都是自己心虛的作法。加入聯合國或WHO時可以彈性處理，先由周邊組織進入，但一定要堅持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容中國以台灣是其附屬（Associate member）的身份來讓台灣加入WHO。對內更應堅持國格，一定要多作全民教育，建立台灣應該加入WHO的共識。

中國以政治打壓台灣衛生，固然有其政治思維，但錯就是錯，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追求健康之權利不能受抹殺、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堅守之台灣主權獨立不能受迫害。這是我們在尋求各種新策略之前一定要先向國內外說清楚、講明白的。

蘇益仁主任的文章提到他就近觀察WHO運作方式所得到的心得，包括：

（1）WHO的主角在第三世界小國家，而不在歐美日等大國家；

（2）WHO的重心在傳染病防治，而不在慢性病防治。

由這二點切入台灣加入WHO，有其天時、地利、人和的契機：

（1）天時～全世界經歷SARS風暴後，中國成為眾矢之的，世界各國也警覺國際防疫網之重要；

（2）地利～台灣已是經濟大國，成為世界進出口的大國，每年往來全世界八百萬人次，往來中國三百五十萬人次，其被

傳染及傳播疾病的力道WHO各國無法輕忽；

(3) 人和～台灣有傲人的防疫成果，各種傳統傳染病控制的成果已成為各國稱羨、想學習的對象。台灣對新興傳染病，如SARS也充分負起地球村一份子的責任，迅速通報，主動負責。

可惜的是，WHO雖主管衛生，關心全球人類健康，但遇到中國這種不管蒼生的惡霸國家，也只能臣服政治。蘇主任指出他參加SARS除名國際會議的心酸，原來在6月18日依據防疫事實，已經決定台灣先由SARS疫區除名的WHO，竟然在6月28日反悔，反而跳過自己的規定，讓中國先台灣除名。此讓Dr. Heymann也很無奈，Dr. Heymann是典型防疫官僚，雖懂防疫、雖想救世人，但遇到中國仍然無技敢施。我在SARS期間多次要求同仁寫信給他，從未接獲回音。

從蘇主任的說明可以了解到：

(1) 中國沒有人性，連WHO衛生專業都要染指，何況其國內人民的健康，當然不敵政治考量，這就是SARS中國死那麼多人的道理（數字恐是低報）；

(2) 中國不關心台灣，中國對台灣先除名，並不是與有榮焉，反而以有失面子來處理。表示中國不重視台灣，表示中國不把台灣當成他的一部分來共享成果，而是看成「不同國」地只想打壓台灣的防疫成果，不顧台灣人民的健康。

蘇主任的經驗令人深思，但我不同意日本台灣國際防疫交好應該低調，結果我們低調，日本高調。蘇主任認為我們是被日本利用，其實不是日本利用台灣，而是中國利用台灣，中國利用SARS向各國蠻橫地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台灣不可比

中國更早宣佈除疫，以達到其提早除疫的目的。政治凌駕衛生是中國不對，我們不必低調以對。國際上我們要大聲說出各國和台灣交好的事實，各國唾棄中國的掩蓋疫情，以及中國不讓台灣加入WHO的沒有人性。國內我們更要大聲控訴中國的暴行，讓一些泛藍政客及媒體不要再心存幻想，還想讓台灣人民去過和中國人民一樣可憐的生活，去生存在政治掩蓋疫情的傳染病之鄉。

最後蘇主任提出了台灣加入WHO的契機，他指出機會總會到來，我們應well prepared。他也提到除非再來一次SARS或禽流感爆發，否則WHO之路難以打開。我可以贊同他的說法，但SARS已經來過，WHO大門仍關，恐怕寄望於傳染病，仍然無解，如何利用傳染病的全球威脅，不斷警告中國人民及世界各國，新興傳染病的流行才有其正面意義。若能奮力一擊，契機總是存在，但蘇主任未明言是否要學習中國製造一個新病，然後以不是WHO會員國的理由，秘而不宣，威脅WHO一定要把台灣納入體制，否則防疫缺一角。中國以傳染病威脅世界，台灣當然也可以傳染病威脅世界。不過作為一個文明國家，台灣不能也不宜學中國作流氓，因此在國際政治上擴大訴求，在國內政治上讓認同台灣主權獨立的人民達到75%多數，在醫療生技上創造出唯有台灣產製的疫苗或藥物，在世界衛生舞台上成為國際不可或缺的健康服務及體制的輸出國。這些才是台灣加入WHO的新策略，也唯有如此，才可能堂堂正正地加入WHO。

邱亞文博士的「我國參與全球衛生體系策略之回顧與挑戰」仍然是以歷史回顧為主，其中對1997年李鎮源院士帶領台灣醫

界第一次去敲WHO大門著墨太少。其實在1996年我在公共衛生學會已經提議該年主題為國際衛生，1997年有多位民進黨立委，也參加那一次的宣達團，我是唯一參加的衛生局局長。十年來台灣醫界聯盟不斷在國外、國內敲擊WHO議題，甚至到被衛生署官員討厭的程度，也質疑每年到日內瓦宣達的效益。我常以「外銷轉內銷」來說明台灣醫界聯盟（後來均由吳樹民會長帶隊，林世嘉執行長規劃）的作法是利用去WHA宣達的大動作喚起國內人民的認同。

台灣加入WHO的議題一開始由民間推動，官方則從阻撓慢慢變成半被動配合，現在已到了半主動的程度。衛生署、外交部上面的政務官已經改為主動，底下的事務官則大多半主動到半被動，社會上親中政客及媒體則仍然在因為怕中國生氣而不支持到因為怕台灣人生氣而被動支持的程度。

另外有幾個錯誤如第二頁邱亞文博士提到2003年SARS疫情通報延誤，這是錯的，台灣通報沒有延誤，但台灣沒有像新加坡這種WHO會員國享受到在WHO公布前一星期就接到疫情警訊的權利。而1997年腸病毒的寫法也太重了些，均偏離事實，有李明亮署長共同掛名，應該更嚴謹一些。有關APEC我在疾病管制局（CDC）局長期間每年參加工業科技小組（ISTWG）會議和Dr. Melinda Moore成為好友。我們在APEC非常活躍，在美國幫忙下我們主辦腸病毒研討會，成立腸病毒資訊及檢驗中心，以及資助主辦登革熱病毒檢驗訓練營……等多項措施，也請邱博

士能更為完整呈現。關於SARS的損失我想不應只有十二億美元，因為只有台灣就損失一千五百五十億新台幣以上。

最後我對邱博士的文章有些建議及補充：

（1）不要使用「重回WHO」，因為我們要訴求的是TAIWAN FOR WHO，不是訴求ROC FOR WHO，是加入，不是重回；

（2）台灣和中國往來密切，可能因中國掩蓋疫情，成為第一個受害且輸入新興傳染病的國家，可能取代香港在SARS時的角色；

（3）用「衛生實體」已是落伍的想法，我們今天討論新策略應以台灣為主體概念；

（4）有關WHO李鍾郁指出全球抗擊禽流感疫情至少需要十億美金，指的應是WHO的花費。若是加上各國需求，光是克流感及人流感疫苗就不只此數；

（5）我很認同邱博士最後的論點「新思維才有新策略與新局面」，其所提藍海策略，包括避開「一中原則」的漩渦，不要再侷限於和中國的關係中畫地自限，並以實力取得國際的新定位。可惜如何作也未有具體作法，我想應以更積極的方式投入世界衛生合作，如捐贈一億以上美金給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以成為董事，或製造某種便宜疫苗以供給所有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新藥或新疫苗（植物性疫苗），或推動、輸出台灣公共衛生體系等……，均是大開大合的計畫，台灣也唯有擴大胸襟才能成就進入WHO的大事業。 ◎